

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
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
安徽大学出版社

赵焰 著

徽州



赵焰
第三只眼看徽州

老徽州

赵焰
第三只眼看徽州

老徽州

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
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
安徽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徽州/赵焰著. —合肥:安徽大学出版社,2011.6
ISBN 978-7-5664-0085-7

I. ①老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徽州地区—地方史
IV. ①K295.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64510 号

老徽州

赵焰 著

出版发行: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
安徽大学出版社
(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)
www.bnupg.com.cn
www.ahupress.com.cn

印 刷: 合肥杏花印务股份有限公司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: 152mm×228mm
印 张: 12.75
字 数: 147千字
版 次: 2011年6月第1版
印 次: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
定 价: 29.00元
ISBN 978-7-5664-0085-7

责任编辑:程中业 策划统筹:朱丽琴 装帧设计:知耕书房⁰³⁷¹⁻⁶⁵⁷¹⁵¹⁰⁵
刘运来+王莉娟
责任校对:刘 欢 责任印制:陈 如 图片摄影:张东俊等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反盗版、侵权举报电话:0551-5106311

外埠邮购电话:0551-5107716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。

印制管理部电话:0551-5106311

○
● 一生痴绝处 无梦到徽州

总序

苍白的乡愁

一幅图

在我的印象里，外公和外婆一直端坐在老屋堂前八仙桌的两旁，静穆无声，就像是一幅巨大立体的古代容像。

他们似乎一直是老人：外公长得白白净净的，有着稀稀拉拉的胡须，说话慢条斯理，永远是慈眉善目的；而外婆呢，似乎总是有倾诉不完的怨气，只要一开口，便用一口难懂的歙县话大声地数落。平日里，很少看到他们走出那个黑漆漆的大门，一有空闲，他们总是喜欢端坐在那里，一动不动，就像土地庙里的一对菩萨。

老了，也许只剩下沉默和思想了。外婆的心思是好揣摩的，无非家庭，无非生计；而外公呢？这个十来岁就开始“下新安”，后来又壮志未酬的“老徽商”，对于自己的人生，会不会有着失意的懊恼？或者，有着对宿命的怀疑？——总而言之，他们应该是在反当吧，人与牛一样，在很多时候，是需要反当的。当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做完，无需再做的时候，他必定会选择沉默和端坐，反当岁月，内心忧伤。

一物件

20世纪70年代，外公、外婆的家已近一贫如洗了。我小时候只见过几枚老银元，很漂亮，沿着边猛一吹气，侧耳聆听，便能听到风铃似的清脆响声。后来，银元不见了，拿去换钱了，一枚银元，当时能换八元人民币。我能得到的，只是一些铜板。铜板很漂亮，上面有一些字，“光绪”、“咸丰”什么的。铜板是我们用来“打币”的：把一分、两分的人民币硬币放在青砖上，用铜板去打，打下来的，就归自己了。铜板是无孔的，铜钱则是有孔的。铜钱我们都瞧不上眼，在一些角落和路边，经常会看到一些生锈的铜钱。铜钱，就像历史的弃儿。

那一年夏天，我忽然迷上了斗蟋蟀。有一天，在老宅的旮旯里逮到了一只蟋蟀，顺手就放进了一只玻璃瓶子。泥菩萨似的外公忽然开口，他对舅舅说：你找几只蟋蟀罐给他，让他放蚰蚰。于是，舅舅不知从哪个角落拖来一个脏兮兮的大木橱子，里面竟然有数十个蟋蟀罐子！有的是陶砂制的，有的是青石刻的，看得出，是有些岁月的了。我挑了一个最漂亮的：似乎是用龙尾石雕刻的，比一般的蟋蟀罐要小，因为小，根本就不能放蟋蟀，一放进去，就跳出来了。但我喜欢这只罐子，它小巧、精致、漂亮，盖子上刻有一个人物，身着明代官袍，线条流畅；罐底下，有着篆刻印，大约是制作者的图章。

这个蟋蟀罐至今还留在我的身边，放在我的柜子里。前些年有一次拿出来赏玩，盖子落在地上，打碎了，随后又用胶水粘上，算是破相了。有时候偶然瞥到这个物件，我会突然想：当年这个蟋蟀罐到底是谁的呢？它比外公的年纪大，甚至要比外公的外公年纪都大。这个罐子那样精致，那样漂亮，当年的主人一定对它爱不释手吧？但爱不释手又能怎么样呢？物还在，人已去。两厢渺渺，物我两忘。

人真苦，童年如白纸，命终复空旷。我们生而支离破碎，只能依靠各种各样的物件，来修修补补。

一本书

如果说“心想事成”的确有的话，那么，我与《歙事闲谭》这本书的结缘，还真是心想事成。

2004 年左右，正是我对于徽州有着浓厚兴趣的时候，我阅读了很多有关徽州资料，发现很多资料都出自许承尧所编撰的《歙事闲谭》，但我一直没找到这本书。那一天，我们去了徽州，把车停在屯溪老街边的延安路上买东西，顺便就进了旁边一个小书店，就在书架上看到了上下两本《歙事闲谭》——这样的感觉，不是“心想事成”，又是什么？

《歙事闲谭》其实就是怀旧。怀旧的心思，除了追溯尘封的人物和事件，还得触摸一些过去的品质：清洁、专注、端庄、认真、静美、自然和真实。那些不怀旧的人，总是显得肆无忌惮、无所畏惧。他们都是没有故乡的游子，是漂泊在这个世界上的萤火虫。在《歙县闲谭·自序》中，许承尧这样阐述他编撰的初衷：“垂老观书，苦难记忆，因消闲披吾县载籍，偶事副墨，以备遗忘。”他所说的“以备遗忘”，不是针对个人，更像是对未来。也因此，这本书更像是回忆，是一个老人对于前世徽州的回忆和总结。眼中有大美者，内心必有敬畏和惜缘。

许承尧是老徽州最后的“六味真火”。当老徽州注定逝去，新的世界携着锋利、快速和浮躁扑面而来的时候，也许，最佳的选择，就是躲进书斋，用一种温润的回忆，来消解这个世界的寒冷。

回忆，是怀念，是留存，更是确立一种根基。许承尧的用意，我想就在于此。

一段话

现在回忆某些久远的事件和场景，会不由自主地眩晕，像跌

入空濛，飘荡于云雾之中——从2000年开始，我陆续写了一些有关徽州的书，比如2004年的《思想徽州》，2006年的《千年徽州梦》，2007年的《行走新安江》以及穿插其间所写的《发现徽州建筑》（与张扬合作）；然后，又因为喜欢徽州老照片的缘故，在2010年写作了《老徽州》。写这些书的初衷，是想以自己自以为是的思想，撞击一下徽州，然后去触摸徽州文化的内里。这样的感觉，就像一个妄自尊大的年轻人，以吃奶的气力，试图晃动千年古寺边上硕大古老的银杏树——然后喘着粗气，听头顶上叶子窸窣的响声——值得庆幸的是，这些书出版之后，大约是切合现代人的阅读口味和思维方式吧，不时地，会听到一些肯定，引发一些共鸣。有点小得意的同时，也会让我诚惶诚恐、羞赧生怯。

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安徽大学出版社，是他们给这一套书穿上了新装。沉静的包装风格，对于文字和思想来说，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局；尤其是对于我淡淡的乡愁来说，这是一种很好的“小团圆”。

徽州就是一个人、一幅图、一物件、一本书、一杯茶、一朵花……当安静地看，用心地品，用思想去解剖，用体温去摩挲，用禅意去赏玩，当所有的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商业化，带着他们的人、事以及心思时，一个人，如果能独守空灵，借助于某种神明，用内在的纽带试图去连接那一片安谧的气场，就该是一种幸事吧？这样的感觉，与其说是思念的流露，不如说是乡愁的排遣。一种坠落于时空变幻中复杂情感的宣泄。

徽州从未消逝，它只是和流逝的时光在一起。

赵 焰

2011年3月

代序

那时花开

2007年国庆“黄金周”的那几天，我和家人住在太平湖边一座宾馆里。阳台正对着太平湖。那几天，一有时间我就坐在那间大大的阳台上，有时候看书，有时候则放眼远眺烟波浩渺的水面。那几天的空气能见度不是太好，我只能看到不远处湖面上的小舢板，在宽阔的水面上缓缓地游动，就如同一只水蛭一样。据说，旧时的石埭县城，就淹没在这一片水面之下。上个世纪70年代修建陈村水库的时候，县城整体搬迁，除了能带走的，其余的都留在水下了。当时淹没的，就有包括县城的很大一片地方。人可以逃离，记忆可以带走，而那些带不走的，如水草和光影一样，袅袅地或隐或现。我不由想，那些曾经的时间、地点、事件和人物，都化成水了吧？或者，蒸腾为云，消失在一片空蒙之中？

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刻骨铭心的记忆，它深埋在自己的心灵深处，间或会如薄雾一样若隐若现。比如我，这个世界最初呈现给我的画面，就是旌德县城横跨徽水河的中东门桥，一座非常漂亮的桥，石墩上架着很长的石板，构成了古桥的主干；两边是木质的栅栏。在桥的中间，有一个亭子，供行人休息。这座亭子非常

漂亮，翘起的飞檐，整体线条非常流畅。这座中东门桥是旌德十景之首“三桥锁翠”中最有名的，在她的上方，有建于清代的一座石拱桥，叫“上东门桥”；在水流的下方，有建于明代的另一座石拱桥——下东门桥。这三座桥静静地横跨徽水河，桥下，河水清而涟漪，两岸是杨柳依依。凭想象，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地方的静谧和优美了。

“三桥锁翠”一带，是我在童年时呆得最多的地方。几乎整个夏天，我都泡在徽水河里，游泳，捉鱼，嬉戏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还跟一个叫“毛头”的同学，在河里翻沙子，从里面寻觅一些破烂宝贝。县城边上的这座河流还真是藏匿了很多东西的，有一次，我竟然从沙里捞出半截玉镯来。更厉害的是他，有一次，竟然从水里捞出一块金光灿灿、貌似金砖的东西，上面还刻有字。他大喜过望，溜烟地跑回家了。我后来竟一直忘了问他是真金砖还是假金砖。童年的心思真是天上飘忽不定的云。那时我们常去的，还有宝塔脚那一带，宝塔就是县城里的文昌塔，位于一个小山坡上。在宝塔的周围，有一棵硕大无比的银杏树，少说也有五百年了，树枝虬劲，延伸得老长；树干粗大，要好几个人才能合抱得过来。这个地方不仅仅是县城孩子们的玩耍中心，也是鸟儿的天堂。有各种各样的鸟都栖息在宝塔顶、银杏树上，叽叽喳喳的。有时候一起飞起来，像天上飘过一片云。只可惜，在我小学的时候，这棵银杏树被当时的县政府派人砍了，他们把银杏树锯成了木板，造了两排县政府的宿舍。银杏树消失了以后，这个文昌塔仿佛一下子失去了生命似的，就像一片干鱼，直挺挺地挂在那里，鸟也飞得不知所踪了。

记忆中的老县城就那样一点一点地消失了，仿佛黑夜来临，一点一点地吞噬着色彩。自老银杏树遭砍之后的一段时间里，常去玩耍的那一排小山坡消失了，小山坡上茂密的女贞树林消失

-002-

了；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往西门去的那一片池塘消失了，那一片长着水葫芦的池塘曾经如宏村的南湖一样漂亮。池塘被填平了，上面盖起了房子。再后来，我去读大学了，县城里很多徽式老房子慢慢消失了……再后来，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工业化浪潮了，乱七八糟的新房子代替了黑白诗意的马头墙。慢慢地，这个小县城最后一条古街——北门老街也集体消失了，北门成了一条嘈杂的、宽敞的街道。县城成了一座闹哄哄的集市，像徽州所有的县城，以及中国所有的县城一样，杂乱而繁荣，街上拉着横七竖八的广告横幅，空气中飘荡着各种促销的高音喇叭声，农用车、三轮车、摩托车呼啸着从身边掠过……现在的县城给人的感觉，白天像一个小商品市场或者工地，而晚上呢，更像是一个夜总会或者舞厅——在夜晚上的县中心广场上，仍然是用高音喇叭放着舞曲，成百上千的人在那里围着中心雕塑起舞，远远地站在高处看，就像夏天夜晚打谷场上围着灯光铺天盖地的飞蛾——这样的场面，真的是让人五味杂陈。我生长的县城，已不再是当年宁静的小城了，它满是喧哗和骚动，满是欲望和杂乱。这是农业化向工业化过渡时的喧哗，是充满欲望的骚动。

老徽州就这样远去了，就像一只蝉，在蜕下自己的壳之后，“呀”得一声飞得无影无踪，然后，一阵风卷起，将脱落的蝉衣也卷得荡然无存。只有当夜深人静，雾霭从四面的山峦潜入时，我似乎才能找到一点当年的静谧，间或嗅到一些熟悉的味道。记忆中的影像开始慢慢复原。不过一切都很短暂，当太阳升起的时候，宁静很快散去，一切又变得繁杂、喧哗与骚动。当一切都变得面目全非的时候，徽州，你的名字还叫徽州吗？

亏得有老照片，因为有老照片的存在，那些记忆才能得到实证，得以导引。它让我确定我的记忆是真实的，并且，追随它的提示，走上一条寻觅之旅，深入我未知的某段历史。老照片都是黑

白的，这同样印证了我关于过去的记忆，在我的印象中，过去的时光似乎都是黑白的，跟彩色没有关系。老照片给人的感觉，仿佛就是空蒙世界发过来的一张张明信片。从那些粗黑粒子组成的影像中，是可以嗅到历史味道的——就像打开一个陈年久远的檀木箱子，一种浓重的霉味夹杂着芳菲扑鼻而来。老照片还像是从时空围墙那边探过来的一枝花——不是鲜花，枯萎着、凋零着，别有一番岁月的滋味。

曾听徽学专家鲍义来先生讲过一个故事——文革中，鲍义来曾经在徽州呈坎村搞工作组，当时正逢扫“四旧”。有一天，鲍义来无意中去了家祠堂，发现村里从各家搜来的“四旧”堆成一座小山，这当中，就有无数信札和照片。因为一直无人过问，到了夏天，山洪来了，漫进了祠堂，这些文书、信札、照片全被洪水冲走了。鲍老师每每谈及此事，禁不住会唏嘘不已。关于老照片，我家同样有遗憾的事：解放前，我的一个舅爷爷曾经在歙县城开过很多年的照相馆，来他店里照相的人络绎不绝，这个照相馆，曾经留给多少徽州人美好的记忆呢！后来，照相馆公私合营，惨淡经营了一段时间后，终于倒闭。那些曾经作为资料的老照片，最后竟无影无踪，片纸未存——在现实都变得荒诞扭曲的情况下，又有谁，会去珍惜往日的时光呢？往昔就是一杯慢慢变凉的乌龙茶，只有时来运转、时光静好的时候，才会有心情细细地品尝。

现在，终于有新的机缘让我开始重温这慢慢变凉的乌龙茶了——从上个世纪末开始，我便有意识地收集一些徽州老照片了，没有其他的想法，只是想了解一个远去的、真实的徽州。我不求照片原版，只求照片真实可信。我只是想通过这些照片影像，勉强地拼凑起一个消失的老徽州，管窥一些历史的雪泥鸿爪，让包括我在内的人对老徽州的认识变得更有质感。曾经看过意大利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的一个电影《放大》，在电影中，有一个摄

影师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他拍到一张非常重要的照片。不过在照片中，影像是模糊的，看不清楚到底在做什么。于是摄影师试图放大照片——照片被接二连三地放大了，到了后来，照片只剩下粗大的颗粒，那些具体的影像，却无影无踪了。老照片的意义同样也是如此——也许，老照片留存下来的，只是过去的断章和片断。至于想把老照片无限地延伸出去，想推断出历史的全貌，恐怕只是一种缘木求鱼——佛经说：将来之事不可追，现在之事不可追——更何况过去的时光呢？

对于出生于徽州、成长于徽州，后来离开徽州、又情系徽州的我来说，真正的老徽州，早已成了废墟之地，充满那个时代斜阳的忧伤。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特殊个体，每一个时间的节点也是，世上万物，正是在某个点上偶然交错，充满不重复、不可知的玄妙。没有过去，没有未来，只有当下。聊以自慰的是，通过这些老照片，我已感觉到了徽州的忧伤，已成为我的忧伤，如花一样在静夜之中开放。

赵 焰

2011年3月

目录 | Contents

总序 | 苍白的乡愁 / 001

代序 | 那时花开 / 001

001
第一章 那些山川 | 叶挺的照片 / 007
旧时的黄山 / 010
立马空东海,登高望太平 / 013
黄山与名人 / 016

021
第二章 那些城镇 | 郁达夫笔下的屯溪 / 027
屯溪老街 / 034
徽州府歙县 / 043
最佳之处是水口 / 048
旺川村史 / 055
江村 / 059

063
第三章 那些事儿 | 抗战时的徽州 / 067
营救美国飞行员 / 072
雄村中美合作所 / 076
婺源回皖运动 / 083

087
第四章 那些徽商

扬州的汪氏家族 / 091
无徽不成镇 / 097
祁红屯绿走天下 / 103
汪裕泰与汪惕予 / 107
传奇徽商胡雪岩 / 111
小上海的繁荣 / 115
黄山旅社 / 119

123
第五章 那些桃李

陶行知 / 131
徽州师范 / 134

137
第六章 那些人物

吕碧城 / 141
胡适 / 146
汪孟邹 / 149
最后的翰林许承尧 / 153

157
第七章 那些志异

赛金花 / 161
李苹香 / 165
第一长人詹世钗 / 17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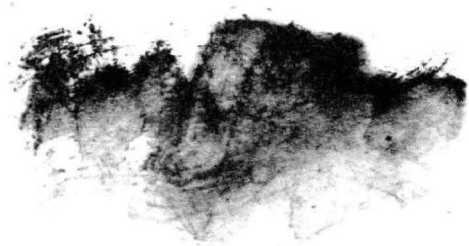
173
第八章 那些徽菜

我的徽菜 / 176
徽菜 / 179
徽菜走天下 / 181

后记 | 187

第一章

那些山川



第一章 那些山川

叙述老徽州的历史，还是先从我的家族开始吧——

我大舅家尚存半本《汪氏族谱》，这是我的一个亲戚当年从“文革”的火堆里捡出来的。那一年，家家户户都在烧“四旧”，连我母亲的老家歙县慈姑那么偏僻的一个地方也不例外，我很多亲戚家的纸质东西全都被烧，包括字画、古书以及文书等，当然也包括族谱。这半本族谱记载了汪氏自始祖之后一直到元代的汪氏情况。所以从元明之后，慈姑汪氏的有关情况就变得不甚清晰了。对于逝去的光阴而言，现在的旧事重提，似乎都有纪实与虚构的成分，它们是这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，合而为一，难分彼此。历史就是这样一种东西，它在很多时候看起来强大有力，但在另一些时候，却显得脆弱无比，像一个精巧的花瓶一样不堪一击。历史在被复述的时候，实际上就是被篡改的时候。不可避免的支离破碎，也构成了历史的特质之一。

就徽州人而言，一直有“徽州八大姓”和“新安十五姓”的说法。所谓“八大姓”，指的是程、汪、吴、黄、胡、王、李、方诸大姓，倘若再加上洪、余、鲍、戴、曹、江和孙诸姓，则称为“新安十五姓”。这些名门望族早期都来自中原，几乎都是从黄河边南